
历史的记忆灵魂的烛照

——评黄石诗人黎旭的诗集《秋叶》

黄燕 陈新瑶¹

(湖北理工学院 师范学院, 湖北 黄石 435003)

【摘要】:黄石诗人黎旭在其晚年出版的诗集《秋叶》中,通过对个人命运和城市底层人民现实生活的描述,以及对故乡风情的描写,再现了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的发展变化,折射出了人们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追求。同时,也坦露了诗人个人的精神世界和内心情感,表达了对故乡和亲人深深的眷恋之情。

【关键词】:黎旭 《秋叶》 诗歌 历史 底层人民 故乡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130(2019)02-0016-04

《秋叶》是已故黄石诗人黎旭晚年出版的一本诗集,洁白素雅的封面上,有两片被霜染红了的枫叶,正如诗人坎坷而丰盈的一生。诗集由黄石诗人向天笑作序,共收录102首诗,分为三辑:《末了的情》《弦外之音》《乡土之情》。诗人通过描述个人命运和平民百姓的现实生活,记录了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的发展变化,真实地展现了个人的精神世界,表达了对故乡和亲人的眷恋之情。

一、以个人的书写展示20世纪中国的历史画卷

1932年,黎旭生于江汉平原一个农民家庭,只读过几年私塾。1948年在随州大洪山的解放区江汉公学学习,次年底从湖北省公安厅调到黄石市公安局。1954年在百年一遇的长江防汛救灾中因表现突出,荣立特等功。本来前途一片光明,却在1957年错划成“右派”,被迫劳改21年。黎旭这些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见证了20世纪中国的历史变迁,在其诗歌中通过个人的书写呈现了出来。《故地》追忆自己50年前在江双公学参加革命的经历,诗人流连在江双公学旧址,回忆自己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的情景,感叹曾经“住的那栋四合院”、“喝水的那口古井”、“听报告、看演出、扭秧歌的那块大草坪”,路边的小草、旧时坐过的石墩^{[1]15}还是那么亲切,老区大洪山的人还是那样的纯朴憨厚,也感叹时光的流逝。

新中国成立后,诗人迎来了阳光明媚的生活,在黄石公安一线奉献着自己热血,遗憾的是,这种生活被猝不及防的政治运动所打破,从此在漫长的时间里跌入了人生的谷底。诗人在一系列诗歌中回忆了那段不堪回首的人生经历:《老猎人和他的猎枪》写到:“那抹得发亮的猎枪/曾是你进山的胆/出山的伴/……打猎很过瘾/你癖性犹然/用老花眼和老练的枪法/瞄准林中的小鸟/蓝烟一闪/艳丽的羽毛/飘成殷红的图案。”^{[1]71}《想起一只猫》直接点明了事情发生的时间和情形:“那是20世纪50年代的事/一只班花大猫/白日里/总爱翘起尾巴绕着我的裤脚挨挨擦擦/到了夜晚/那对绿色的眼睛闪闪发光/深夜我常常惊醒/在它追扑耗子的脚步声里。”^{[1]72}这是一场发生在1957年春天里的阴谋,诗人感慨:“站在仲春/所有的生命都袒露着/一颗快乐的心/骤然一场

¹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黄石文学中的地理基因问题研究(1949—)”,项目编号:17Q191;黄石市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黄石文学研究”,项目编号:2018y092

作者简介:黄燕,女,湖北黄石人,湖北理工学院师范学院讲师。

暴雪/覆盖了嫩绿的大地/倒春寒突如其来”，这突如其来的倒春寒带来的危害是什么呢？“正拔节的苗头被压倒了/正开放的花儿断苔了/采蜜的蜂儿冻死在雪地里。”^{[1]81}诗人美好的前途就此断送，在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农场劳动改造 21 年，就如“扣上了‘四害’帽子的无辜的麻雀”，“没有反抗的权利/天大的冤枉也只能藏在内心”，但“灾难的日子终于过去/小小的麻雀/从灭绝的边缘飞了回来。”^{[1]73}这场运动结束后，诗人得以平反，重获了新生。

在被摧毁了的生活中，诗人以坚强的意志承受着不幸和打击，以超强的韧性抗争着命运的不公正，但有一些人却被这无常的不幸命运裹挟着，或有意或意外地走向了死亡。《街坊老周》写到这类人的命运：“街坊老周/他走了/他空着手什么也没带/他是个大学生/因为出身/每次运动都有他的份/他像个职业运动员/在运动中锻炼/在运动中求生/……老周走了/没有遗产/也没有遗言/他来这世上艰难地走了一遭/又被这世上无情地忘掉/老周/他走了。”^{[1]19-20}一个大学生，因为出身问题，在政治运动中被折磨，妻子改嫁，亲人不敢和他来往，最后孤零零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作者用白描的手法，展示了一个不幸的同类人的命运，让我们看到了那个特殊时代的荒谬和严酷。在这类题材的诗歌中，诗人将“历史性的记忆和过去苦乐交织的记忆，铸成独立的情感与经验，并内化于心性血脉，从而对国家与民族有独特的思考”^[2]，并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面对那段漫长痛苦而又落寞的日子，诗人没有被生活的重压击倒，1978 年平反后，他热切地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退休后，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激情，选择诗歌作为晚年精神生活的伴侣，记录几十年的坎坷经历，记录平民阶层的苦难与生活的不易，并依旧用一颗纯洁的赤子之心，审视社会的不公正与黑暗面，创作了许多反映上世纪 90 年代国有企业改革后的社会现实的诗作，如《擦皮鞋的人》《修自行车的老张》《邻居李嫂》《城市的平民百姓》等，这些现实主义题材的诗作，以城市平民的视角记录了那段波澜壮阔的改革历程，真实地再现了伴随着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而席卷全国的下岗潮，对个人、对社会造成的巨大冲击，揭示了在这一历史变革中个体生命的无奈和辛酸，那些在改革的浪潮中沉浮的个体的命运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缩影。他们当中有“修自行车的老张”，他本是“厂里的大能人/车钳铆电样样都行”，怎奈“二十多年的工龄断了线/最终还是打破了铁饭碗”^{[1]23}，而不得不靠修自行车为生；有“邻居李嫂”，“她的单位破了产/……职工们下了岗/李嫂和大家的命运一样/生活如水断源/李嫂不老也不少/打工/老板嫌老/当老妈子/东家嫌少/捡破烂/一不要本/二不要培训/她拿起一把旧火钳/就去垃圾堆里找”^{[1]25}；还有许多不知名的“擦皮鞋的人”，因为“擦皮鞋，也是一种生存的手段/提倡‘就业不找市长找市场’的年代/擦皮鞋的队伍/兴旺发达”起来，“擦皮鞋的人/在人们的腿下干活/……爱人的唠叨/孩子的学费/压得苦闷的头颅往怀里垂。”^{[1]21-22}这些作品作者用同情的笔触，集中描述了在企业改革中一个个处在人生的中年，作为家庭支柱的男人和女人、丈夫和妻子、父亲和母亲，在失去生活着落后艰难的生活处境，真实地再现了失去铁饭碗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自主谋求生路的艰难历程与艰辛的生存状态。

同时，诗人以一个老党员的情怀和责任感揭示了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过程中诸如国有资产流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破产的麻纺厂》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我们的麻纺厂/红红火火了几十年/而今/那唱歌的马达/那轰隆隆的机器/全都哑了/工人进进出出的厂门也关了/……于是马达当废品卖了/机器当破烂卖了/厂房卖了/地皮卖了/连林荫道上的小树也卖了。”^{[1]87}诗人工作了一辈子的城市——黄石，是个老工业基地，纺织厂、麻纺厂曾经是这个城市的老牌国有企业，但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浪潮中，遭遇了严峻的考验，诗人则用诗歌记录了这一历史变迁。在《张厂长》《将进酒》《硕鼠新篇》《老板请客》《公关改行》等作品中，诗人集中反映了某些官员滥用公款，贪污腐败等不法行为，并对他们进行有力的控诉。诗人直面社会现实，真实地再现了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发展状态，呈现世间百态，人情冷暖，以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和高度的责任感，记录了时代的发展和变革，抒发了对底层人民的深切同情。这些作品虽总体艺术成就不高，但是有着一定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诗人笔下那些勤劳、善良的底层人民，按照现在时髦的话来说，他们没有“诗和远方”，只有“苟且的眼前生活和琐碎的现实”，但这种生活何尝不是人世间最真实、最严酷的现实和存在，诗人用诚挚的同情、理解和包容将他们记入诗歌，揭示了底层人民身上的那种面对生活的苦难，表现出的坚韧顽强和勇于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在中国，这种民间的韧性和对生活的乐观心态是我们这个民族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的一个重要表征，这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黎旭用诗歌记述着时代的发展、历史的变迁，用最质朴的情感关注着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他赋予了自己历史的使命和责任。

二、自我思想、人格的坦露和情怀的抒发

《秋叶》不仅通过记录个人的遭遇、平民百姓的生存状态,再现了 20 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画卷,还借助众多诗歌坦露了自己在面对命运的不幸和生活的窘境之时的精神状态和真实的内心世界。

黎旭虽然承受了许多本不应该承受的苦难,但对于那些蒙冤的日子,他只是淡淡地说:“一个莫名的罪人/在横眉下熬了二十一年/生命的黄金季节/像一场漫长的噩梦/从春暖花开到落叶纷纷。”^[114-15]面对命运的不公与生活的重压,在理想和人生现实之间出现巨大裂痕时,诗人从未颓废、堕落,他始终保持着高蹈的人生态度积极面对生活的苦难,正如《小草》所说:“一粒小草的种子/被突如其来的石头压住/寒冬过后/雷声的召唤/雨水的滋润/它萌了芽/痛苦孕育着力量/本性向阳的小草/从缝隙中露出了希望的头颅。”^[115]是啊,无论有怎样的寒冬和重压,诗人都不会屈服,也从未放弃对人性善的信念与追求。诗人借助诗歌言志的功能,继续向世人宣示“自己是纯洁的”,正如“生长在荒山野坡/与世无争无夺”的野百合,“一生巍然屹立/静静地开着芬芳的花朵/鳞茎深深地扎进泥土/恋情默默地藏在心窝/不遗憾未遇知己/不希求世人在意/用生命的精髓点缀荒野/无声地唱着洁白的歌。”^[116]这是诗人生命的状态,也是诗人灵魂的烛照,虽带着几分无奈和苍凉,但昭示了自己独特的精神和品格。诗人在那被抛出了正常的生活轨道的日子里,即便是人格受到践踏和怀疑,在面对苦难人生中的波折时,依然保持着一种豁达的态度。在《七十自省》中,诗人说:“我来这世上/跌跌撞撞几十年/进过彩色的圈套/踏过美丽的陷阱/无损我洁净的灵魂。”^[114]就像因胡风事件而受冤屈的“七月诗人”阿垅,当他“归来”时,急切地向世人证明自己心灵坚守的信念:“要开作一只白色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3]阿垅用“白色花”意象为自己辩解,而诗人则直接用“洁净”为自己正名。

黎旭这代人承受了太多的苦难,他们经历过对美好的憧憬和理想破灭的痛苦,虽历经磨难,但依然坚守着高尚的人格,在面对未来的时候,也依然对生活充满了激情,这是多么令人敬佩呀。《夕阳》这样表白自己的心志:“夕阳,在西天徘徊/不舍落下/它望着还没有望够的河山/它望着还没望懂的人间/……夕阳,在西天徘徊/不舍落下/它要在有限的时间/把自己燃烧殆尽/让落霞/染美河山/红火人间。”^[1145]这是一位精神境界高尚的垂暮老人的心声。岁月的风霜只能染白他的头发,却永远无法摧毁他那颗年轻的心。我们在阅读这些诗歌时,眼前仿佛浮现出了这样一个老人的形象:他身躯瘦弱,但腰板挺直,精神矍铄,印满岁月沧桑、满是皱纹的脸上,一双明亮的眼睛,依然纯净而安详,因为他的一生都在为自己高尚而纯粹的信仰坚守着。

从苦难的生活中得到的教训,诗人也痛苦地写进了诗歌里,如《照相》:“照相,是一门高深的艺术活/通过镜头看世界/要学会睁只眼闭只眼/在复杂的风景中/选择背景尤为重要/并且要掌握好距离/该近的拉近/该远的推远/有的工序还不能见阳光/要在暗室里进行。”^[1169]这些充满弦外之音的诗歌,表达的是历经生活磨折的诗人万般的无奈和苦涩。与之类似的还有《眼睛》:“这个模模糊糊的世界/有的眼睛看得清/有的眼睛看不清/那看清了的眼睛/在闭目养神/那没看清的眼睛/仍注目圆睁/我的眼睛/睁也不是/闭也不能。”^[1175]是啊,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我们总是生活在理想和现实的悖论之中,我们需要拿出足够的勇气与残酷的生活和现实相抗衡。在今天这样一个人们对金钱疯狂膜拜的年代,在一个生活日益浮躁,人际关系日益简单而冷漠的时代,也许我们能在诗人黎旭的诗歌中找到一种精神的力量。

三、对故乡和亲人的深深眷恋之情

在中外诗歌史上,对故乡的书写,已经成为主题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在这些诗歌中所有对故乡的眷恋和倾诉,都蕴含着对精神家园的寻找和为灵魂寻找施洗的地方。在那些灰色而绝望的日子里,黎旭也是在对自然、对故乡的深情吟唱中,寻找到了温暖心灵的方式。

在诗集的第三辑《乡土之情》中,诗人用诗歌构筑了故乡优美的风情画,那里不仅有春天里漫天无涯的油菜花,八月丰收的场景,还有水乡采菱角的渔家女和水上人家,这些都构成了江汉平原特有的景观,而故乡的土屋和苦楝树,成了这个画布上最让人牵挂的风景。在这一辑的第一首诗《乡土》中诗人就说:“几十年远离家乡/那跟随我的乡土/使我总脱不了土腥/我的乡土是那厚厚的泥巴墙/它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墙外的篱笆/爬满了牵牛/至今还牵着我的感情。”^[11105]诗人在清丽而俊逸的描写中,在淡淡

的忧伤中表达了对故乡近乎本能的痴迷与怀念。

除了风景,在这幅故乡的画卷上还有我们熟悉的故乡的亲人,他们是:祖父、父亲、母亲、嫂子,还有和蔼可亲的邻居和乡亲们,这其中让人印象最深的是“母亲”：“我年轻的妈妈是采菱的巧手”，还是“制作泡菜的好手”，“她把辣椒萝卜和瓜菜/泡进盐水坛里/腌得生活有酸有甜/父亲嚼了一辈子也没嚼厌/酸也好/辣也好/他嚼起来都是甜的/小时候/我吃过妈妈的泡菜/几十年来/我像羊儿反刍/那泡菜总在我口里回味。”^[1109]我们很难相信这是一个65岁老人的感情表达,我们分明看到一个俊俏而调皮的翩翩少年,一边吃着泡菜,一边分享着父母的垂爱,泡菜和父母亲一起构成了和谐美满的家庭生活画面,尽管这其中传达出了一种穷苦生活中的“凄美感”,但它却是那么温馨,那么动人。诗中这一句“几十年”穿过了时间的隧道,将生命的沧桑和对亲人的深情追怀显现出来,并且在不经意中,留给我们巨大的阅读和思考的空间,因为诗人回味的不仅是那份永远不会忘记的亲情,还有那份不变的简单朴素的生活与理想。

黎旭在描绘温馨的亲情与往昔画卷时,也借助《祖父》这首诗描写了故乡生活的穷苦和老一辈故乡人卑微的命运：“我的祖父/一生没出过远门/一生没进过县城/他只听说县城在东边/他每天走的路/就是从田间到土屋/从土屋到田间/像磨坊的驴/在碾道上走了一生/我的祖父/一生没出过远门/直到他辞世的那天/还是从土屋到田间。”^[1112]在诗人苍凉的记忆中“我的祖父”辛苦劳作一生,从未出过远门,直到生命的终结。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像祖父一样的老一辈的农民,他们一生高强度的劳作,却始终生活在闭塞和穷困之中,他们悄然地降临到生养我们的土地上,在大地上辛勤劳作一生,最后悄无声息地回归到泥土中去。但他们的生命依然在这块土地上划上了自己的印痕,尽管这个印痕只留在亲人的心灵深处。

历史总是向前的,乡村的日子虽然贫苦,但也是踏实、质朴的,因为“好日子总是在前头”,人们“总是把日子盛在大粗碗里/让人一眼就看出日子的厚薄/乡村的日子/是插秧人酸痛的腰/是收割人脸上的笑/是脚板在小路上冒的烟/是地里哼着的小调/乡村把日子垒起来造房子/乡村把日子攒起来娶媳妇/乡村的好日子总是在前头/让人们追得汗流浹背。”^[1108]诗人用平实的语言再现了当代中国乡村生活的真实情形,揭示了广大农民最质朴的生活理想和追求。同时,在这乐观明朗的基调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农民身上那种勤劳质朴、生生不息的顽强力量。

对社会观察细致、能够时刻紧扣时代脉搏的诗人也敏锐地注意到: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变后,传统乡土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大量农民远离故乡,外出打工,而家中繁重的劳作留给了老人和女人。在《四郊的女人》中诗人这样描写这些乡村留守女性的生活状态：“夕阳呼唤/锄禾的女人踏上了/归家的阡陌/让劳累一天的锄头歇在廊檐/一把嫩草打发猪仔/胸扣一解止住哇哇的哭声/炊烟飘不到遥远的地方/在南方打工的男人/留下半个月亮挂在窗口/让床前的女人望得发愣。”^[1121]寥寥数笔诗人就生动地描绘出了乡村留守女性的艰辛、苦闷和孤独,这种双重的生活压力背后隐含的是一种巨大的牺牲,同时也潜藏着严重的社会问题。诗人怀着对家乡和亲人的深切感情,准确地揭示了当代中国乡村的真实现状。

故乡,是我们每个人情感的依托和灵魂的归宿,是每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永远不能逃离,也永远不会背叛我们的地方。她就像我们精神上的母亲,既能理解我们在现实困境中无法摆脱的精神苦闷,同时,又像一条小溪将清澈的甘泉灌注到我们的心田。远去的青春和故乡,是黎旭最为亮色的生活,也是一生中最纯美的记忆,因此,在故乡组诗中,融入了他最真实、诚挚、细腻的感受,我们也似乎在那些诗意的描述中,找到了自己的昨天。

21年的蒙难,人生的灰暗和绝望,可能是黎旭在60岁以后成为诗人的重要原因,而那些经历的世态炎凉和种种磨砺,构成了他急切需要表达的重要源泉和力量,当他找到了诗歌这个形式的时候,他为自己呼喊,为自己的纯洁宣示,为故乡和儿时的梦想歌唱。正如向天笑《序言》所说：“他在平凡的生活里诗意栖居,他以直觉进入诗歌,以代价进入诗歌,以生命进入诗歌。”^[113]诗人用清丽的文字表达了对诗歌和生命的理解,也发出中国社会脉搏跳动的最初声响。也许若干年后,中国当代思想史的研究者、地方志史研究者,可能从黎旭这些民间作家的著作里,窥视到某个特定时代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追求,而这也是民间作家存在的价值。

参考文献:

[1]黎旭. 秋叶[M]. 香港:光大出版社, 2008.

[2]杜雪琴. 从三维视野看政治抒情诗的“得”与“失”——以艾青为中心[J].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 2012(10):50.

[3]周良沛编序. 中国新诗库(八集)[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0:86.